

嚴翔望先生編年事輯

林磊撰

中华书局

嚴翔望先生編年事輯

林磊撰

中华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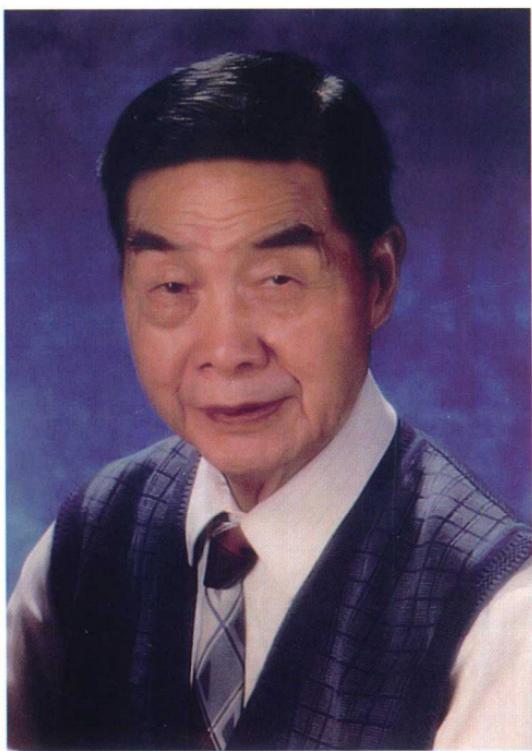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林磊撰. —北京:中华书局,2015.1
ISBN 978 - 7 - 101 - 10569 - 8

I . 严… II . 林… III . 严耕望(1916 ~ 1996) - 生平事迹
IV . 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948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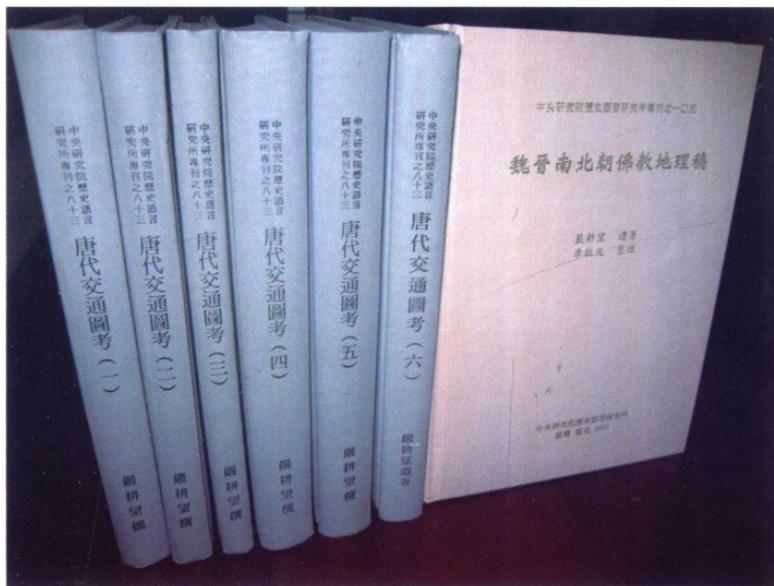
书 名 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
撰 者 林 磊
责任编辑 李天飞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1/4 插页 4 字数 300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10569 - 8
定 价 38.00 元



严耕望先生(1916-1996)

工作隨時努力
生活隨遇而安
嚴耕望

严耕望先生手书座右铭



唐代交通图考、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研究會專刊之四十五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

甲部

秦漢地方行政制度

廣新書局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

乙部

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

廣新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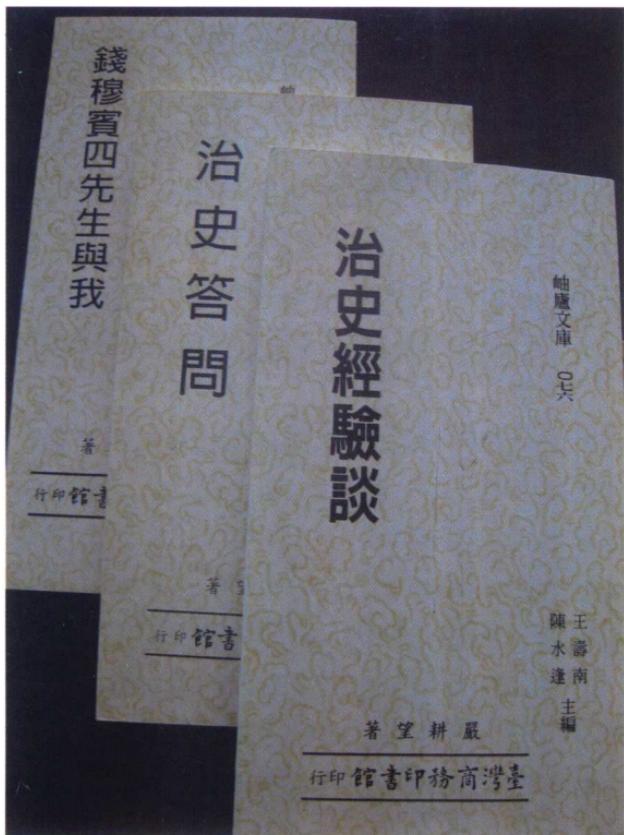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
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

廣新書局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表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治史三书

(三) 河渠段程

(三)

古注

河向東流而西流。漢高帝築壘塞之，曰蒲坂。但通塞不常。隋煬帝七年使禪督河渠段程，易河入汾，稱名洪口七壘，一名梁公壘。在平陽府。記始自東北五十里，至陝西二十里，史云：築壘，水塞，破石而通。其地

大業元年，復自板渚引河，應盤，陽入，許，為，通，集，度，其，發，河水，之，口，而，梁。

或即一地。七壘，害，相，通，在，每，隔，三十，里，而，南，北，通，水。

前，云，要，之，河，塞，於，黃，因，而，能，不，苦，故，通，河。

後，謂，河，塞，於，黃，因，而，能，不，苦，故，通，河。

中，前，蓋，不，由，金，送，化，河，口，前，後，通；

唐代，河，口，前，後，不，同，只，其，一，例耳。

元和志，五，河南府，河陰縣，西南，至，府，二，百，三十，里，接，同，卷，記，水，縣，西南，至，府，一，百，八，十，里，則，河陰縣，在，記，水，縣，東，北，五，十，里。

题 识

严耕望(1916—1996),20世纪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最欣赏的弟子。他早年对汉唐政治制度史的研究,集传统考证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之大成,晚年“淡泊自甘,寂寞自守”,以一人之力投入在西方或日本多要出自集体实践一途的皇皇巨著《唐代交通图考》的撰述,被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鉴于学界过往对严氏学术成就、治学精神的研讨较多,而对其生平历史的研究尚停留于阶段性、常识性的认知层面,本文拟综括目前所能发现的中外各方材料,以编年事辑形式对其家世背景、学术渊源、治学道路、生活经历等作一系统梳理。力求于还原其个体生命轨迹的同时,对其学术成就、治学精神及人生境遇的来龙去脉作出历史的同时希望也能是立体的揭示。

正文依严氏一生几个重要转换分作五卷:1916至1936年为其早年生活及学习阶段;1937至1944年为大学学习至入史语所前之阶段;1945至1964年为在史语所专职工作阶段;1965至1981年为在港执教阶段;1982至1996年为退休至去世的最后岁月。附录为1997年迄今,以述其“身后文章事”为主,并附录严氏著作编年。俾治“归田史学”者以一砖一瓦之用,亦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个个案。然受材料与著者水平之限制,容有史料失察、考订未当、编排欠妥之处,敬希方家同好不吝赐教补正为幸!

目 录

严耕望的学术精神和史学取向(代序)	1
卷一 1916—1936 年	11
民国十四年丙辰(1916 年)	11
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 年) 八岁	12
民国十六年丁卯(1927 年) 十一岁	12
民国十七年戊辰(1928 年) 十二岁	12
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 年) 十三岁	15
民国十九年庚午(1930 年) 十四岁	16
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 年) 十五岁	16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1932 年) 十六岁	18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1933 年) 十七岁	18
民国二十三年甲戌(1934 年) 十八岁	19
民国二十四年乙亥(1935 年) 十九岁	21
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 年) 二十岁	22
卷二 1937—1944 年	25
民国二十六年丁丑(1937 年) 二十一岁	25
民国二十七年戊寅(1938 年) 二十二岁	27
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 年) 二十三岁	31

民国二十九年庚辰(1940年)	二十四岁	36
民国三十年辛巳(1941年)	二十五岁	39
民国三十一年壬午(1942年)	二十六岁	47
民国三十二年癸未(1943年)	二十七岁	52
民国三十三年甲申(1944年)	二十八岁	54
卷三 1945—1964年		59
民国三十四年乙酉(1945年)	二十九岁	59
民国三十五年丙戌(1946年)	三十岁	68
民国三十六年丁亥(1947年)	三十一岁	74
民国三十七年戊子(1948年)	三十二岁	75
民国三十八年己丑(1949年)	三十三岁	80
1950年庚寅	三十四岁	83
1951年辛卯	三十五岁	85
1952年壬辰	三十六岁	89
1953年癸巳	三十七岁	91
1954年甲午	三十八岁	95
1955年乙未	三十九岁	98
1956年丙申	四十岁	102
1957年丁酉	四十一岁	118
1958年戊戌	四十二岁	125
1959年己亥	四十三岁	134
1960年庚子	四十四岁	144
1961年辛丑	四十五岁	151
1962年壬寅	四十六岁	153
1963年癸卯	四十七岁	159
1964年甲辰	四十八岁	163

卷四 1965—1981 年	171
1965 年乙巳 四十九岁	171
1966 年丙午 五十岁	174
1967 年丁未 五十一岁	180
1968 年戊申 五十二岁	181
1969 年己酉 五十三岁	186
1970 年庚戌 五十四岁	191
1971 年辛亥 五十五岁	196
1972 年壬子 五十六岁	200
1973 年癸丑 五十七岁	209
1974 年甲寅 五十八岁	217
1975 年乙卯 五十九岁	223
1976 年丙辰 六十岁	225
1977 年丁巳 六十一岁	228
1978 年戊午 六十二岁	230
1979 年己未 六十三岁	233
1980 年庚申 六十四岁	238
1981 年辛酉 六十五岁	242
卷五 1982—1996 年	249
1982 年壬戌 六十六岁	249
1983 年癸亥 六十七岁	254
1984 年甲子 六十八岁	257
1985 年乙丑 六十九岁	266
1986 年丙寅 七十岁	274
1987 年丁卯 七十一岁	285
1988 年戊辰 七十二岁	289
1989 年己巳 七十三岁	300

1990 年庚午 七十四岁	304
1991 年辛未 七十五岁	311
1992 年壬申 七十六岁	317
1993 年癸酉 七十七岁	319
1994 年甲戌 七十八岁	323
1995 年乙亥 七十九岁	325
1996 年丙子 八十岁	333
 附录	343
1997 年丁丑	343
1998 年戊寅	344
2003 年癸未	344
2005 年乙酉	345
2006 年丙戌	345
2007 年丁亥	346
2008 年戊子	346
2009 年己丑	347
2013 年癸巳	347
 严耕望先生著作目录	349
甲、专书	349
乙、论文	352
丙、编辑	370
 主要参考文献	373
后记	381

严耕望的学术精神和 史学取向(代序)

一、未竟的志业

1996年10月，严耕望因突发脑溢血在台北病逝，他生前好友经济学家邢慕寰挽诗云“半生心血知何在，唐代交通断稿中”。的确，严耕望的晚年岁月正是和《唐代交通图考》这部两百万字的未竟稿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直到逝世前一星期，还在为该书第六卷的杀青做着最后的努力，可谓生命不息笔耕不辍。据严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回忆，从1947年动手搜录材料到1984年第五卷增改完毕，他为这部书倾注了三十七年的心力，加上生前最后的十二年，几乎是半个世纪的劳作。期间，参阅传统文献、考古资料及中外论著600余种，抄录卡片资料积十万件。严耕望曾对学生讲，其地方行政制度史方面的著作只要肯花时间，肯用心思，肯用笨办法，不取巧，不贪快，任何中人之资的研究生五六年或六七年之内都写得出来，至于《唐代交通图考》则为其毕生功力之所萃，考证之曲折，难度之高，放眼当代学者，有此功力而又肯为此细密烦琐之研究者，仅陈垣先生一人而已。怀着这样一种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感，严耕望毅然搁置了材料业已就绪的《隋唐地方行政制度》，以殉道的精神，穷半生之力投入《唐代交通图考》的撰述，死而后已。正如严先生的同门余英时所

言：“像这样的大计划，在西方或日本都只能出之于集体实践之一途，即由计划的主要执行人指导一二十个助手分头进行，现在耕望则以一手之力完成之。”学术史研究者很难评价严耕望当年的决定，虽然从结果看，《中古地方行政制度》和《唐代交通图考》同时成为了无可接续的断编，严先生当年放弃了一条几乎可以两者兼得的途径，似乎与他一向标举的“科学工作者”的计划风范略相背驰。但在一个“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真正达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学人而言，“这是一种宗教性的奉献，即以学问的追求为人生的最后目的，而不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他的恒心和毅力真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了”。

二、院士级讲师

严耕望年轻时自认为并非天资很高的人，但他的老师钱穆却认为一个学者能否做出第一流的成绩“只关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无大关系”，进而以为“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综观严耕望一生在汉唐政治制度及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不得不佩服钱穆的远见卓识。严耕望终身以“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为座右铭，并认为“后六个字极不易做到”，而做不到即不能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也不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的成就。1964年，严先生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聘，担任新亚研究所导师。据当年的学生回忆，中大当时给高级讲师职的举家旅费是坐飞机的标准，而严先生一家则改乘轮船抵港，节省下来的钱用以贴补家用。事实上，来港前严耕望的生活环境相当窘迫，一家五口每餐只一两碗蔬菜佐膳。去看来台讲学的钱穆时，亦总是衣衫简陋，所穿之鞋多是木屐。当时，在香港高校任教薪金要高出台湾好几倍，然而严耕望之赴港更多是出于

对老师钱穆的支持,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淘金”。在港期间,为了专心于《唐代交通图考》和《国史人文地理》的著述,他一如既往地坚持史语所时期的“三不原则”——不兼课、不参加任何活动(包括学术会议、演讲)、不写普及性文章赚稿费,理由是花费时间太多,所得不偿所失。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有讲座教授一席空缺(按:香港的大学采用英国制度,每一系只一位“讲座教授”,且为终身制,其余全部为讲师),当时已经是中研院院士的严耕望众望所归,然而由于讲座教授需兼行政,而行政工作在他看来对学术研究颇具“杀伤力”,故而这一在寻常人看来能名利双收的位置最终被严耕望婉言谢绝。是年端午,在台北的钱穆致信严耕望时感叹:“大陆流亡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惟老弟能澹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直到六十五岁退休,严耕望在香港中文大学都只是一个高级讲师。这在当年中研院赴港任教的学人中,怕也是绝无仅有。余英时说,严先生在名利面前的“澹泊自甘、寂寞自守”和他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这或许就是钱穆认为聪明人最缺乏的“毅力与傻气”吧。

三、大家写小书

“严耕望”这个名字真正为大陆读书界所熟知,缘于一本叫《治史三书》的小书。该书以平实质朴的口吻、温暖人心的笔触,讲述了自己求学治史的历程,分享了毕生读史阅世的经验。书中所谈在在皆是切身的甘苦,独到的心得,没有装腔作势故作大言的矫情,充满现身说法度人金针的恳切。其初衷虽为予青年史学工作者以方法途径上的指示,实际也是严氏对其毕生史学实践及由此明确的史学旨趣、史学方法的一次集大成的总结,堪